

VAMPIRE PLAGUES

小·战·神

[英] 塞巴斯蒂安·鲁克 著
王广州 李恩庆 译

失传的预言



NLIC 2970662969

风靡全球的儿童魔幻惊险故事书

亚马逊网站五星级童书

已出版法语、德语、瑞典语等多个版本

小·战·神

失传的咒语

[英]塞巴斯蒂安·鲁克 著 王广州 李恩庆 译



NLIC 2970662969

Vampire Plagues: Epidemic

Copyright © Working Partners Ltd, 2005

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

图字：16-2009-50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失传的咒语/(英)鲁克著；王广州，李恩庆译。—郑州：
海燕出版社，2010.9

(小战神)

ISBN 978-7-5350-4481-5

I. 失… II. ①鲁… ②王… III. 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
英国—现代 IV. I561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165635号

封面画 刘 洋 刘东明

策划编辑 房 平

责任编辑 房 平

美术编辑 李嵐嵐

责任印制 邢宏洲

责任发行 卢曙光

责任校对 王 森

出版发行 海燕出版社
(郑州市经七路21号 450002)

发行热线 0371-65734522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

开 本 16开(700毫米×1000毫米)

印 张 13.25

字 数 100千字

版 次 2010年10月第1版

印 次 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 20.00元

第一章

1850年12月末 伦敦

一个干冷的早晨，杰克·哈凯特双手插兜站在客厅的窗口前，向贝德福德广场望去。杰克瘦削结实，满头浓密的棕发，身穿浆洗过的衬衫、灰色的马裤，足蹬锃亮的皮靴，神态悠闲安逸。他今年十二岁，原先总是光脚，穿破衣服，跟街头流浪儿差不多。

广场上的雪，齐脚踝深，像一床厚厚的白毯子，掩起那条石子路，上面隐约还有几处脚印。杰克还能找到那一片踩过的雪地，几天前他和两个好友本尼迪克特·科尔和爱米莉·科尔在那里打过雪仗。

杰克把窗户推开一个小缝。冷风撞进来，他耸鼻一闻，想

看看天黑前还会不会下雪。

背后传来爱米莉戏谑的笑声：“别告诉我——你又闻到暴雪要来了。”

“我当然闻得到。”杰克咧嘴一笑，转身看着他的朋友。

爱米莉坐到壁炉旁的扶手椅上，双腿盘在深红色长裙和白色衬裙里，悠闲地翻着一本书，那是本送给她的圣诞礼物。

“杰克，都说一百遍了，你闻不到雪的！”爱米莉坚持自己的说法。她笑着将一绺栗色的头发撩到脑后。

“不对，能闻到，”杰克温和地说，“要是你露宿街头，靠直觉生存的话，你就能学会预测天气。”

他踱到壁炉前，伸手到跳动的炉火上取暖。他的右手中指上戴着一枚金光闪闪的大戒指，那是莫莉的遗物。杰克流浪的那些年，莫莉偷偷给他剩菜剩饭吃，像母亲一样照顾他。可怜的莫莉几个星期前死了，她把祖母留下的戒指传给了杰克。

“说起下雪啊，”杰克喃喃地说，“真希望我那小兄弟亨利别挨冻。”

爱米莉抬起头，闪动着一双碧眼，笑盈盈地说：“昨天我们聚会，亨利还不够开心吗？”

“我觉得他要是再多吃几口烤鸭，就该呱呱叫了！”杰克扑哧一笑。

此时客厅的门开了，本急匆匆地走进来。那张脸平时一本正经，这会儿却满是欣喜。本十三岁，比姐姐小十个月，但比姐姐高几英寸。一双灰色的眼睛，一头金发整齐地分向两边；和杰克一样，也穿着浆洗过的衬衫、马裤和皮靴。

“爱米莉！杰克！”他喊道，“刚刚收到一封信，是埃德文叔叔写的。”

杰克知道这位埃德文叔叔并不是科尔姐弟的亲叔叔，而是这对姐弟的教父。他们的父亲哈里森·科尔去世后，埃德文叔叔成为这两个孤儿的法定监护人。埃德文·舍伍德是位考古学家，是哈里森·科尔最亲密的朋友，也是他的同事。他们一起到世界上最危险而且地图上没有标示的地方探过险。

“埃德文叔叔去波兰了。”本一边看信一边兴奋地说，“听这段……‘这个月初在基辅召开的会议非常成功，有很多令人敬重的同行对我的研究发现非常感兴趣。因此，他们邀请我参加几个星期后在波兰召开的‘考古学与人类学皇家研讨会’，并做主题发言。从这张信笺纸上你们就可以看到，我现在住在华沙市中心的美人鱼酒店。这个城市很漂亮，有很多地方值得一看，波兰人也非常热情友好。你们三个要来，一定也会觉得这里很好玩。真希望你们也在这儿。’”

杰克皱了皱眉，问道：“什么是研讨会？”

“就是开会。”爱米莉说，她已将书丢到一边，直直地坐在椅子上，盯着本手里的信，“简单地说，就是一些知名的研究人员凑在大会议厅里讨论古代文明。”

“他们会讨论一些重要的新发现。”本走到杰克身边，坐在沙发沿上，一直看着手里的那封信，他说，“埃德文叔叔还说，他想在会上宣读一篇关于美洲古代民族的论文。”

“哦，对啊！”杰克点点头，“比方说墨西哥的玛雅人。”

“我猜埃德文叔叔会在发言中透露一些古玛雅人的事情，”爱米莉若有所思地说，“比如说卡玛佐兹。”

卡玛佐兹……杰克一听到有人大声说出这个名字，身上就会一颤。

杰克、爱米莉和本三人与古玛雅恶魔卡玛佐兹苦战了数个月，从伦敦打到巴黎，最终在墨西哥消灭了卡玛佐兹及其吸血鬼爪牙。

然而，最近又出现了别的吸血鬼。就在圣诞节之前，伦敦出现了一种怪异的邪物，它们不同于以往的吸血鬼，叫“吸血僵尸”。他们仨跟吸血僵尸有过交锋，当时还有小亨利和菲利普·辛斯卡帮忙。亨利是个街头流浪儿，是杰克在码头流浪的那些年认识的。菲利普是位新朋友，他从东欧一路跟踪吸血僵尸来到伦敦。这类僵尸天黑后会上街游荡，从那些倒霉的受害

者身上吸血。

杰克他们三个与亨利和菲利普联手，将吸血僵尸引到一艘报废的船上，一把火把所有吸血的怪物都烧死了。伦敦现在安全了。

“估计埃德文叔叔不会再提卡玛佐兹了。”本喃喃地说着，从埃德文的信上抬起头扫了一眼。

“对，”杰克表示同意，“我也不想提。”

客厅的门半掩着，管家米尔斯太太匆匆走进来。米尔斯太太是位中年妇女，个子不高，棕发里已夹有缕缕白发。杰克总觉得她似乎很严厉，对待那些女仆的手段确实够狠。不过，杰克来贝德福德广场有几个月了，他慢慢了解到，米尔斯太太虽不苟言笑，却心地善良。当本和爱米莉还在襁褓中，她就开始照顾他们，现在也拿杰克当自家人。

“卡玛佐兹？”米尔斯太太笑吟吟地问。她手里端着大个儿的银托盘，上面摆着几杯柠檬水，几碟热巧克力蛋糕。“他也是你们的朋友吗？就像昨天来的那个辛斯卡先生吗？他可真可爱。我猜，取卡玛佐兹这样的名字，一定也是波兰人吧。”

“呃，不是啦。”杰克说着，冲本和爱米莉顽皮地一笑。

“他是我们在墨西哥遇到的一个人。”本顺口答道，接着，他巧妙地换了话题，“米尔斯太太，我们收到埃德文叔叔的一

封信，他应邀去一个研讨会发言呢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米尔斯太太显得很高兴，她把银托盘放到桌上，然后说，“他能写信来真不错。他没说什么时候回家吗？”

本摇摇头。“他没说，我想用不了多久吧，那研讨会也开不了几个星期。埃德文叔叔这会儿正在华沙四处游览呢……”本又大声读起信来，“这儿有中世纪的瞭望塔，开阔的湖泊，酒店的花园里还有孔雀大模大样地走来走去，夜里叫得大家都睡不着。”

本读信时，米尔斯太太忙着把大块的巧克力蛋糕分给大家。

“多谢，米太太。”杰克说着接过盘子。本伸手接盘子时，杰克注意到他的指甲都紫了。杰克想，他一定是让抽屉或门夹着了。

“你们好好享用蛋糕吧，我走了。”米尔斯太太说完，就向客厅的门走去。

“谢谢。”本心不在焉地说。米尔斯太太走出客厅。本还在专心看信：“听这个，‘会议邀请了世界各地的人来发言，其中有著名的历史学家彼得·沃克爵士……’”

“彼得爵士！”爱米莉眼中闪着兴奋，“不知道他受吸血僵尸惊吓后，现在有没有恢复过来。”

当初就是彼得·沃克爵士把许多吸血僵尸从坟墓里放出的。这位历史学家到波兰旅行，带回来很多古董和文物。其中有一口旧的教堂铜钟，是在华沙的一间修道院里发现的，人称“拘鬼钟”，很多传说跟它有关。据说，如果摇响这口钟，死人就会醒来……吸血僵尸就会在地上行走。

然而，彼得爵士并不相信有吸血僵尸，还讥讽那些传言是“迷信的鬼话”，竟然在梅费尔区的一个演讲大厅中当着满厅听众的面，摇响了那口钟。死人真的从坟墓里钻出来，僵尸瘟疫很快就在伦敦蔓延开来。彼得爵士一害怕，就带着拘鬼钟躲到乡下的庄园里。杰克他们几个只得用巧计弄回这口古钟，这对他们打败吸血僵尸的计划非常重要。

杰克舔着手指上的巧克力，又想起那晚他和菲利普假扮吸血僵尸吓唬彼得爵士，让他交出铜钟的事。“彼得爵士吓坏了，”他笑着说，“他要是知道那‘吸血僵尸’不过是菲利普化装假扮的，一定会气死。”

“不过，那套把戏还真管用，”爱米莉微笑着说，“菲利普不久就会将拘鬼钟安全地送回波兰了。”

本叠起埃德文叔叔的信，放进信封。“我马上就给他回信，”他说，“不知道寄信到华沙要多长时间，希望埃德文叔叔在研讨会召开前收到我的祝福。”

本向靠窗的小写字台走去。杰克看了爱米莉一眼：“你想听我读书吗？”

这几个月，爱米莉一直在教杰克读书。作为回报，杰克教她如何掏别人钱包——只当是玩儿。她温和地一笑，说：“想听。”于是，他们俩并肩坐在沙发上，捧起狄更斯先生的《大卫·科波菲尔》^①。杰克认真朗读起来，手指轻轻地在书页上画着，时而会顿一下，那是碰到了比较难的词。

外面的天空成了铅灰色，白色的雪花飘落到窗户玻璃上。杰克碰了一下爱米莉。“告诉你我能闻见雪吧。”他微笑着说。

本抬起头，和爱米莉相视一笑。“杰克，说一千遍了，你闻不见雪的！”两人异口同声地说，大笑起来。

爱米莉皱皱眉头，问道：“本，你的手指上怎么都是墨水啊？”

本一看手，咂着嘴说：“我得去洗洗，要是弄脏家具，米尔斯太太肯定饶不了我。”

本出去了很久，杰克正纳闷本怎么还不回来，门就被撞开了。本脸色惨白，跌跌撞撞地走进来，一脸狼狈相。一向整齐的头发乱蓬蓬的，一撮一撮地竖起来，袖口还滴着水。

①《大卫·科波菲尔》是狄更斯的代表作之一，发表于1850年。

本咣地关上门，神情紧张地靠在门上。“我使劲搓了又搓，”他沉郁地说，“可怎么也洗不掉。”

杰克一激灵。“洗不掉什么？”他问。

旁边，爱米莉放下《大卫·科波菲尔》，惊讶地瞪大眼睛，看着弟弟。“本，到底怎么回事？”她问，“好像见了鬼一样。”

“是像见了鬼啊，”本的声音里充满了恐惧，“看！”他伸出双手，掌心向下，手指伸开：每个指甲都浮着深蓝色的暗影，都像有瘀青一样。乍一看真像是墨水，杰克马上就明白了，那不是墨水，要真是墨水就好了，就好多了。

“蓝指甲是僵尸瘟的早期症状。”杰克黯然地说。

本点点头。“我被传染上了！”他难过地说。

第二章

本看出杰克和爱米莉脸上的惊恐。

“你不可能染上僵尸瘟！”爱米莉喊着，站起身快步走向本，“肯定是普通的瘀青！”她抓起本的双手，仔细察看他的指甲。

本摇摇头：“你想想，爱米莉……我可能弄伤一个指甲，但不可能弄伤所有指甲啊——而且还毫无察觉。”

“如果是僵尸瘟，”杰克走到他们身边，吞吞吐吐地说，“我不是说肯定是，别当真。但如果是一——那究竟是怎么染上的呢？菲利普·辛斯卡告诉我们，人除非跟僵尸瘟患者有过非常密切的接触才会传染上。”

本耸耸肩。“说不定是圣诞前夜我们跟吸血僵尸打斗时染

上的。”他说。

“可是，别忘了，只要吸血僵尸被消灭了，染上僵尸瘟的人就会康复。而我们把所有吸血僵尸都消灭了啊！”爱米莉提醒道。

三人陷入沉思之中，苦苦思索各种染病的起因。

“本确实跟一个怪异的吸血僵尸有过相当密切的接触。”终于，杰克说道，“还记得那只断手吗？”

圣诞节前的那个星期，科尔家的走廊里有过一场殊死激战。本一刀砍下吸血僵尸的手。最后，吸血僵尸是被消灭了，而出人意料的是，那只断手竟然独自活下来，还藏到了爱米莉在圣诞节早上打开的礼物中……

“我抓住那只手，扭打了一阵后，它逃走了，”本说，“它的指甲又尖又长。也许……”他突然说不下去了，难过地摇摇头。

“也许它抓伤了你。”杰克接过本的话头，伸手挽起他的袖子，仔细察看他的双手。

“看出什么了吗？”爱米莉问。

“嗯，”杰克沉郁地说，“你们看！”

他们都看过去，确确实实有一道细长的抓痕，隐在本左腕内侧的皮肤褶皱里。

“我怎么没觉察到呢？”本抱怨道。

“这么轻的抓伤，谁都不会感觉到啊。”爱米莉说。

“也许只是个小伤口，可就是它坏的事，”本叹道，“看我的指甲！我肯定是被传染上了。”

“这肯定不一样，你是在我们消灭那个吸血僵尸之后才被它的手抓伤的。”杰克轻声说道。

“不过，我们还没毁掉那只手，”爱米莉若有所思地说，“原因可能就出在这儿。”

“嗯，那我们去找那只手，灭掉它，”杰克说，“灭掉它，本就会好了。”

但要找那只手，谈何容易。本、杰克和爱米莉找了一个小时，翻遍了整栋房子，还有米尔斯太太放置的老鼠夹子，根本没有那只手的影子。最后，只剩一个地方还没找过，就是阁楼。

三人站在楼梯下，拿着蜡烛，望着阁楼紧闭的门，心都提到了嗓子眼。

“那只断手一定就在上面，”本说，“一定在那里。”他低头看看指甲，蓝色更深，情况更严重了吗？应该没有，他希望自己不过是在胡思乱想。

“走吧。”爱米莉说。她站直了身子，踏上楼梯，高举蜡

烛，向阁楼的门走去。

本和杰克互相看了一眼，也紧跟上去。不一会儿，三人进了阁楼。阁楼里卫生球的气味浓烈而刺鼻。这间阁楼很宽敞，里面黑漆漆、静悄悄的。中间的木地板过道上，铺着破旧的地毡，两侧高高地堆着行李箱、板条箱和盒子。借着透进来的光只能看清倾斜的屋顶和结满蜘蛛网的椽子。

他们打量着这间屋子。几卷旧地毡竖在那些箱子和盒子旁边，墙上挂着几张褪色的油画和几面斑驳的镜子。这里有很多黑暗的角落，便于那只断手躲藏。

“每个犄角旮旯都找，得费不少工夫，要不我们分头找吧？”杰克说。

爱米莉点了点头：“你们俩找过道左边，我找右边。”

本看了看一幅褪色的油画后面，除蜘蛛网之外什么也没有。他举高蜡烛，继续往前找。地上落满了灰尘，有些可疑的痕迹，像是什么东西画出来的。

这些痕迹难道是那只断手画出来的？本想到此，突然感到后背有一阵寒流。“这里真冷！”他说着就打起冷战来。

杰克在翻看一箱用过的圣诞节饰品，他抬起头来。“那怪了，”他诧异地说，“我刚还想怎么这么热呢。”

“热气往上走，”爱米莉微笑着说，“顶层通常最热。”她走

过去，查看箱子后一把布满灰尘的破椅子下面。

不一会儿，本又感到一股寒意袭遍全身，他剧烈地颤抖起来。

“你还很冷吗，伙计？”杰克问道。

爱米莉望了他们俩一眼。“本，你的脸色煞白，”她关切地说，“你不如坐下歇会儿，我们接着找。”

姐姐的提议让他很感激，此时他双腿沉重，浑身乏力。他精疲力竭地坐在身边的箱盖上，看着杰克和爱米莉继续搜寻。他想，要是找不到那只手该怎么办？菲利普·辛斯卡说过什么？染上僵尸瘟的人往往二十一天后就死了。

本盘算着日子。他是圣诞节那天被传染上的，可以活到1月15日。还有十九天。到那时他就会死——变成吸血僵尸！这就是说，必须让杰克和爱米莉烧掉自己的尸体，否则，就会在月光下变成僵尸，回到这里，来吸姐姐的血。想到此，本恶心得浑身一震。

本胡思乱想着，突然听到咔哧咔哧的抓挠声，似乎就是从身下的箱子里传出来的。他屏气静听。

可箱子里又没动静了，只听得到远处爱米莉在跟杰克轻声细语地说话。本站起来，把蜡烛轻轻放在旁边的椅子上。然后，蹲下身子，小心翼翼地掀开箱盖，打开一个小缝。